

孙了红

著

鬼手



暗夜里鬼手夺心摄魄，橱窗内木偶面露讥诮……看“侠盗”鲁平勘局解谜，扶危济困；又看他诡谲多变，智斗神探。



岳麓书社

鬼手

孙了红
著



岳麓書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手/孙了红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6. 1

ISBN 978-7-5538-0386-9

I. ①鬼... II. ①孙...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6761 号

GUISHOU

鬼手

作者:孙了红

责任编辑:蒋浩 彭天仪 龚昊

责任校对:舒舍

封面设计:山和水工作室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 yueluhistory. 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 [http://lzfts. tmall. com](http://lzfts.tmall.com)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630×940 1/16

印张:11.5

字数:166 千字

印数:1—5 000

ISBN 978-7-5538-0386-9/I · 1242

定价:18.00 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目 录

劫心记 / 1

雀 语 / 44

鬼 手 / 96

木偶的戏剧 / 114

劫 心 记

一

记得女太太们收藏起春装大衣还没有怎样久，眨眨眼，又到了摩登姑娘脱掉袜子赤着双脚满街乱跑的时候。

一个适宜于游泳的季节又到了。

提起游泳，这使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海与海水浴。也许你不否认我的话：在书本上，在画片里，在你的记忆中，那里真会有不少理想的水之乐园，太足使人憧憬。如果你是一个洋货的爱好者，你会想到美国的“Rio”，你会想到法国的“Normandy”，或者你会想到热带上的“Waikiki”海峡。而在国内的海水浴场，你们也会想到普陀，想到青岛，想到北戴河，以及想到其他许多名胜的地点。当然，各处的海水浴场，也有着各种不同的路线与风格；各处的海水浴，也有着各种不同的情调与刺激。归纳起来说：每一处寥廓的海景，可以使你扫荡一下眼底的尘嚣；每一阵尖利的海风，可以使你剔除一下心头的烦恼；而每一片浩淼的海波，也可以使你洗涤一下身上的污垢。上帝创造世界，知道人类涉世以后，将有太多的尘嚣烦恼和污垢，因之，他创造海更多于陆地。

较可怜的是上海人。上海，虽是一个海滨的大都市，实际上这大都市中的人却并不亲近海。上海人非但不亲近海，而且也并不亲近水。上海人所见到的水，除了黄浦江中的浊流与浴室内的波涛以外，连喷水池也是奇迹，上海人因为并不亲近水，大都过着一种太枯燥的生活，而一些爱好游泳的人们，每当游泳的季节，他们也只

能踏进游泳池去，去浸一浸枯燥的身子。

别处的人以海为游泳池，而上海人则以游泳池为海。

以下这个具有一点“上海性”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上海人的海”里。

这是一个仲夏天气的下午，两点钟左右，太阳照在一座游泳池上，它似乎准备把强烈的光线，努力穿入于水底。但结果，却把一方涟漪的水面，打击成了一片片活动的碎玻璃片。在这绿得发蓝的碎玻璃片之中，有许多人，正以各种不同的姿势，在活泼地游泳，很像一座庞大的鱼箱，畜养着许多庞大的五彩热带鱼。

这游泳池的周围，三面都环绕着木屋，成一马蹄铁形，马蹄铁的两边，分列于池子的左右，式样像是两艘船。这两带狭长的屋子，却是两座看台。室内的布置，略如小规模的茶室，其中准备着茶点与饮料，可供参观者与游泳者的憩坐。从这里的窗子里凭栏外望，可以把那片广大的池面，整个吸收进视线之内，来欣赏那些热带鱼。

这时候，左边的看台上，正有两个青年，一男一女，踞坐着靠窗的一处座位，一面参观游泳，一面在静静地谈话。

男的那个，模样似乎很瘦怯，头发梳得相当光亮，虽在盛夏季节，也不让汗液破坏他的整洁，他的面貌，不失为国产式的俊秀，可是他的眼珠却显得疲惫而无神，尤其眼眶之间，隐隐露着两圈黑晕，这表示他平时的私生活，许是不很严肃的一个。

这男子的年龄，约莫在二十五岁以上。穿着翻领的衬衫。他的一件白哔叽的上装，临时挂在椅子背上。另有一个带来的纸包，包着一件衣服还不知是什么，放在座位的边上。

那个女伴的年龄，好像比他更轻一点。身材很娇小，但线条却相当健美。她的脸上，不施一点脂粉，可是红白分明，并不让那些三花牌之类的化妆物品，予她以任何威胁。这女子的眼神很妩媚，在水一般的晶莹澄澈之中，不时透露沉思的样子。她身上所穿的是一件白色的 sharkskin 的女翻领上衣，柔白的颈项间露出一段绝细的金链。她这女孩式的装束，完全显示了一种素净的美。

这一男一女两个青年，粗粗看去，可能被认为一对很美满的情

侣。只是二人之间，一个非常康健，而一个却带点病态，这是显著的不同。

这时女的那个，身子斜倚着窗栏，正以一种近乎惆怅的眼光，凝望着那片池水。她对于游泳，似乎感到甚大的兴趣，那个男子，却在向她说：

“我真没有想到，今天竟会遇见你。”

“我也没有想到，今天竟会遇见你。”这女子带点小孩子学舌的口气。

“尤其想不到的，是在电影院门口。”男子努力地在他的口气里显示出兴奋。

“这就不对。”女的笑笑说，“我可以告诉你，除了在大华门口，你恐怕永远无法遇到我。”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喜欢看电影。”男的说。

“那也不一定是喜欢看电影。”女的皱皱眉，“实在的说，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剥夺尽了，而看电影，却是剩余的可怜权利之一，于是乎这家‘大华’成了我的遁世的乐园。”

“你为什么只提到‘大华’，而并不说起别家电影院？”

“这是我近来养成的一个习惯，走惯了一家，就不想再走第二家。一来，或许是因为这一家电影院，是距离我家最近的一家。二来，却因为我喜欢看米高美的作品。”她把眼光望着窗外的远处。接着她又收回她的视线：“并且，我还养成了一种奇怪的习性：每次换新片，我要拣中第一天的第一场就上就出来看。如果赶不上这个指定的机会，无论是怎样的好片，我也把它放弃了。你看，这个脾气，不是也有点奇怪么？”

“固执、性急，这都是你过去的性情。你竟一点也没有改变你以前的作风。”这男子摇摇头，向他的女伴这样批评。

女的把澄澈的眼光，飘落到了窗外的水面上，暂时没有作答。停了停，她忽然回转头来说：

“咦！你不是告诉我，这里今天有个特别节目么？”

“这是一个朋友向我说的。”男的呆了一呆然后回答。他看看手表，又把目光在四周兜了个圈子，好像在找寻什么人。他说：“他

约着我，在这里会面，但是他还没来。”

这男子在说话的时候，不时把眼光送上他带来的那个纸包。他好像有一句话想说出口，而又吞吞吐吐并没有说出口。他有一种神情不属的样子，因之，他对他的女伴所提出的问句，有些答非所问。

女的却并没有注意他的神情，她只顾望着池子里的那些活跃的鱼，好像小孩看到橱窗里的玩具，表示很大的依恋。

“如果这时有人知道五年前最著名的女游泳家缪英小姐，今天正坐在这大陆游泳池的参观席上，而默默然并无一点表现，他们将感到如何的惊奇呢？”

“请你不要再提那些话。”女的猛然收回视线。她的眉毛皱得很紧。她似乎想尽力找出一句不相干的话来，躲闪当前的话题。但是结果她说：“宇宙的根本原则是交易。希腊那个哭泣的哲学家曾这样说：人不能两次沐浴于同一条河流。——你看这池子里的水，放走了旧的一池，换上了新的一池。谁在依恋那些已放走的水？这岂不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一阵含有伤感性的沉默笼罩着他们的座位，却让栏外大片的欢笑声和拍手声，溜到了他们的耳边。这时候，在池子里的深水部分，有两个人，在比赛一个短距离的蛙式游泳，其中的一个，姿势活像一只小青蛙。另有一个女子，正把水淋淋的身子爬上池边，一面从池子里舀起水来，嬉笑地挥洒着因游泳倦了而坐在木板上暂时休息的同伴。再看池水极浅的部分，有一个初习者，正以冒险家航海的姿态，在举行一种“烛式游泳”。——所谓烛式，这是一个新颖的名词，需要一点解释：普通游泳的姿势，不是俯，便是仰，或者是侧，而在初学游泳者，他只能把身子像插烛似的直立在水中，因而有些滑稽家们给它取了一个新的名目，叫做“烛式”或“检阅式”的游泳。——那位冒险家，站在池子的一端，望着那片汪洋的大海，脚底下，已浸到了好几寸以上的水波，他准备从这斜坡形的池底上，由高而下，把脚步移向池之深处，他的神气，像是一个初学步的小孩，摇怜怜从梯顶上面走到楼下来。有的人在向他拍手，有的人在向他鼓噪，那个踞坐在一张特殊的高椅子的救护员，

躲在一片遮太阳的布幔之下在向他笑。

一片“轻轻控控”的水响与许多欢笑声组合成了一种别处听不到的交响。——这繁杂的交响中包含着春天的生气与夏天的热力。

池子里的活跃的镜头，却使看台上的这位女游泳家，对于过去的一切，发生了很大的憧憬。

有一片水波那样的回忆，晃荡于她的脑膜上；这是一张五年前的影片，片子虽已模糊而褪色，可是其中却有些动人的场面，而眼前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同伴，也正是这张旧片中的重要角色之一。

二

在五年前，眼前的这位缪英小姐，她是本市××大学的高材生，同时她也是本市体育界中的一位数得起的女游泳家。在当时，甚至有人夸张地说：她的游泳技术，或竟超过那位“美人鱼”杨秀琼小姐。但是，世间无论什么东西，自一块肥皂以至一位名人，其成名都需要借重于“拉拉队”。过去的杨小姐，因为有人代她“执鞭”因而一举成名，至于我们这位缪英小姐，却因“拉拉队”宣传势力之缺乏，于是同样一个女游泳家，为了这点差别，她的名气，就比不上杨小姐。但虽如此，当然这一尾副牌美人鱼，在当时许多钓鱼者的馋眼之下，也是一个“临流而羡”的目标。而在大队渔人之中，年轻漂亮而善于用软线条结网的余恢先生——就是眼前谈话的这位——在追求者的花名册上，其次序也决不会落后。

这位余恢先生，他是一个非癖好的游泳者。说起来，他和这位缪英小姐，却还关点亲，虽然这种亲戚的距离，比之从上海到北平还要远，可是借这一点幌子，在追求的距离上，却可以缩短不少路程。当时的余先生，不但时时勉力奉陪着缪小姐作水上演习，同时他本身也用水一样的温柔，密密包围这条活泼的鱼，使她感到近乎窒息一样的愉快。

有一个时期，余先生几乎张起他的软线条的巨网，把这第二条美人鱼，从大海拖上海滩，又从海滩上拖进礼堂。可是，他们在将

要踏进这个阶段的时候，缪小姐在余先生的性情上，忽而发现了某种缺点，结果，缪小姐竟以闪电姿态，跟另外一个男子结了婚。

这一闪电式的打击，于这位余恢先生是何等重大，似乎无须再加说明。从那时候起，他和这位女游泳家，不但断绝了友谊，甚至也断绝了亲戚上的来往。

缪英小姐的婚姻，从一般的眼光来看，好像相当美满。她的丈夫郭大钊，比之现在这位“临流怅望”的余先生，好像格外说得嘴响，他是一位刚从德国汉堡大学镀金回来的留学生，样子挺英伟，不谈品貌、学识，单说双方的性情也比较的更为接近。而最主要的是：郭家原是一个有名的世家，家里有着大量的财产，这可以使婚后的生活，格外裹上一种可口的糖衣。

论理，缪小姐的命运，该可以说是十全十美，毫无遗憾了。哪知事情并不尽然，实在的说来，世间所有裹有糖衣的东西，内容必然很苦，甚至不易下咽！这婚姻在蜜月期间，就让这位女游泳家，感到重大的后悔。为什么呢？原来，她发现她的丈夫郭先生，虽是那样一个思想崭新的人物，不幸他的家庭，竟是一个空气绝对腐朽的家庭。这旧家庭的最高当局——她的五十多岁的婆婆——却是一位寸半本的独裁者，这位具体而微的统治阶级，一把紧抓着家庭中的大权，包括经济、行政，等等。这旧家庭中的规矩，尤其大得吓人；总之，就连一枚苍蝇飞进这个旧家，也得遵守被指定的路线，而不准越轨。至于我们这位活泼泼的缪英小姐，她在踏进这个高门槛以后，得到了何种的优待，只看以后所列的几个条款，就可以一目了然。

在蜜月期中，这位独裁的婆婆，已和缪小姐在同甘共苦的情形之下，订立如后的约法：一、规矩人家的女人，应该穿得规规矩矩，要穿奇形怪状的衣服，那是第一个不行。二、规矩人家的女人，应该谨守闺门，独自一个外出跑野马，那是第二个不行。三、规矩人家的女人，不准走进电影院，理由，在黑暗中摸摸索索，成何体统！是第三个不行。四、规矩人家的女人，不准外出跳交际舞和其他什么舞等等，理由，一个女子无端让人拥抱，这成什么话？那是绝对的不行。五、规矩人家的女人，不许游泳，理由，女人赤

身露体，那还了得！那简直是不行之外，再加不行。

以上“官话”式的条约，不过是个大纲，其余科目细则，却还不及备载。偏偏，上述的五件事情，都是缪小姐所倾心爱好的事情。你要剥夺她这爱好，等于从活泼的鱼儿身边带走了水，其难堪可想而知。可是鱼儿已进了网，后悔，无及，抗争，无效。在这不幸的时日中，婆媳之间当然也曾经许多不流血而较流血更难堪的战争，结果，徒使一个永久的中立国——那位郭大钊先生，头颅被研成了泥浆。郭先生的性情，原本近于粗线条。从这时候起始，脾气变得格外刚愎。夫妇间的情感，一时虽还没有显著的变异，但是，他们已像一只瓷碗一样，看看外表，虽然没有裂痕，而弹弹声音，却已不像先前那样清脆。不幸的事情，倒还不止于此。正当家庭里面风波不息的时候，恰巧这个时代，也已吹起了不息的风波。有一天——距结婚后不过几个月的一天——郭先生突然留下了一封信，说了些舍身报国的话，竟自弃家出走，不知去向。郭先生出走的前夕，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他把他平生所摄的照片，尽数带走，不留一页，甚至连粘在几种出入证上的照片，也都特地加以销毁。单单留着一个从德国带回来的金制的心形照相盒，其中藏着一个珐琅做成的绝小绝精制的小像，因为一直悬挂在缪小姐的胸口，使他无法把它带走或销毁。这方使郭先生在人间世上，留下了一个唯一的纪念。

从此，这一颗被金制的链子吊起来的心，便永远悬宕在缪小姐胸腔之间。

依据一般人的想象，以为郭先生的出走，分明带着一个慷慨赴义的姿态。但在缪小姐的心目中，却认为她丈夫的不别而行，多半是因她的婆婆，在她丈夫的面上进了某种极不堪的谰言，以致造成这个意外的不幸局面。郭先生一去以后，从此音讯全无，正像银幕上的人影随着灯光的开放而消失了。地球在轨道上面，不停步地移动，四年多时光，一闪便已过去。外边传来关于郭先生的消息，大半凶多吉少。在这四年多悬宕着一颗心的光阴中，缪小姐虽然并不会被公开宣告，她已成为一个孀妇，可是在亲戚们心目中，久已默认了她这孀妇的地位；而实际上，她也一直是在度着孀妇式的

生活。

更可遗憾的是，这个家庭中的剧变，在媳妇的心坎里，以为其过失完全在于婆婆；而在婆婆的心坎里，却以为这过失完全在于媳妇。她的最大的理由，其一，乃是媳妇的八字生得太坏；其二，以为媳妇的性情太过轻佻，以致一进门就造成这种家门的不幸。

双方处于这种偏执的心理之下，其不愉快已无须说得。最最不幸的，她们这种不愉快的程度，虽将达于饱和点，然而她们只为一种原因，却还不得不把这种不愉快的生活照常维持下去。

以上便是繆小姐的过去的历史。

三

五年来的惨暗的回忆，像银幕上的一个淡入的镜头，匆匆在她眼前一瞥而过。

繆小姐的目光，出神地看着那片池水。过去她的生活，一向很喜欢水而接近水；过去她所喜欢而接近的水，此刻却有带着一种象征希望的蔚蓝，展开在她眼前；加之过去她的水中的伴侣，无端又在蔚蓝色的水边，蓦地重逢。但是，一切的过去，都像流水一样的过去了。正如那位古希腊的哲人所说：人不能两次沐浴于同一的河流。一种莫名的伤感，把她推入了沉默的深渊。

沉默有时好像也有一点传染性。由于繆小姐的沉默，却使对方的余恢，被传染了同样的沉默。他的样子，好像正在想着一件无可解决的心事，也许，他也想起了过去的一切，因而紧跟着他旧日的女侣，一同投进了回忆的渊海，但是，他见繆小姐痴痴地看着那些池子里的鱼，他以为她已引起了过去的兴味，因之他努力制造出勉强的欢笑，首先打破这个沉寂。

“喂！英”，他的声调带着流水一样的波纹，他仍以旧时的称呼，低唤着他这像流水一样逝去的旧时情侣。他说，“你真像一个小孩子，在呆望橱窗里的糖果。但是，与其这样呆看，何不走进这糖果店里去买一点？”

他的意思，分明在鼓励他的女伴，跳进这游泳池中，去显一下过去的好身手。

缪小姐的眼角，抹上一丝凄楚的微笑。她说：

“我的情形，你是应该知道的，譬如看看电影，望望朋友，穿一点并不过于朴素的衣服，像诸如此类最小限度的自由，能够抗争过来，已经费掉九牛二虎的力量。——我的家庭里面，为我特定着最新式的五出之条。在这许多条款之中，我已违犯了许多。现在，再要加上一些更重大的罪名，你想，在我瘦小的肩膀上，还能负担得了吗？”

“我想，偶尔游泳一次，你们的专制魔王，未必就有秘密警察，守候在这游泳池边吧！”

“在旧礼教中有句成语，叫作人言可畏，你应该知道这句话。”

“你竟变得这样的怯弱，和以前完全换了一个人。”

“你曾参观过动物园吗？一匹雄狮，在铁栏中关了几年，也会变成一匹驯良的猫。”一丝不成为笑的笑，再度浮上于这位女游泳家的眼角。

“假使那是一匹真的狮子，难道它竟永远这样驯良，而不想反抗吗？”余恢抓住这个话机，他预备用这有力的口气，在一片平静的水波上吹起一些皱纹来。

“反抗？”缪小姐把锋利的目光刺上了她同伴的脸，“请你指教办法。”

“难道你不可以跳出你的铁栏而另找一个新的天地？”

“路呢？”

“凭你这样一个人，不信就不能够在社会上找到一个求自立的职业？”余恢在沉吟了片晌之后，方始提出他这平凡的建议。

“找职业？”她说，“我先要请问，在眼前的社会上，何种的事情，可以算是妇女们的正当职业呢？你当然不愿意我，接近或踏进一个泥沟。至于我自己，我倒也还不愿意把我轻轻供到红木架子上去！”

“这是一个偏见。你以为眼前的社会上，除了泥沟与红木架子以外，就没有较正当的妇女职业吗？”

“你的话也许不错，但是我要请你张开眼来看看事实：你不能否认，在眼前的社会上，固然像有许多事是找不到人，但实际却有许多人是找不到事。也有无数的青年，正在高喊毕业就是失业。这还偏重于你们男子一方面说，至于女子方面，阻碍既然较多，其困难的情形，自然也更进一步。”

以上的话题，像是一个鱼钩，已经拨开了这美人鱼的嘴。因此她又接下去说：

“我也知道职业界上正有不少理想的位置，等待你去接受。然而据我所知，那些具有较理想的位置的地方，他们就不很喜欢雇用女子，他们也有很好的理由：其一，他们不喜欢雇用未婚女子，因为未婚女子容易和男同事发生纠葛。其二，他们也不喜欢雇用已婚的女子，因为已婚女子必然要有生理上的变化。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不得不给她充分的假期，这是一种损失。其三，他们雇用了男子，逢到有什么不满，可以随便加以指斥。至于对待女子，就不能这样随便。他们以为一个较重的声音，或是一个稍为两样的脸子，那就可以制造许多潮湿的手帕。——我承认这是真的。——这种情形，也使他们感到麻烦。你不要笑。这并不是笑话，这是事实。”

她在对方没有找到适当的话句之前，自管自说下去：

“有一种情形是很稀奇的：有一些人在唱着提倡女子职业的高调，而另外有一些人在高喊女子的最佳职业就是嫁人；可异的是，后一种的论调，同样也会发现于前者的口内。还有稀奇的情形呢：一部分的女子，已经找到了所谓较理想的职业，但，只要这个女子平头整脸，长得还不算坏，于是不久，自然而然就有一种男子，会想尽方法，另外要把她们介绍到安放着一十一件喷漆摩登家具的办公处去服务。这种事情，也随处可以遇到。基于以上的情形，所以我的结论也只能随众而说：女子的最佳出路就是嫁人。”

“嫁人也不坏呀！”余恢急忙把这个题目抢到手内。他舔舔嘴唇，费力地说：“像你这样的人，总不至于羡慕一座贞节坊吧！”

“然而问题也决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简单，第一，你不知道大部分的人，对于再醮的妇女——尤其是孀妇——他们会有怎样的歧视？你尽容易在人群里面，找出许多带着簇新的嘴脸而高唱打倒什

么什么或提倡什么什么的人；但是你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带着簇新的头脑而并不歧视再醮妇与孀妇的人。即使有这种人，他们也不过巧妙地掩饰着这种心理，不让它们显露，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心理。况且，你之所以劝我脱离这个家庭，无非要让我逃避这个家庭中的专制者，然而你是否保得住，在另外一个家庭里，就没有同样的专制呢？总而言之，在眼前这个尴尬的时代上，新旧两种思想之间，好像隔着一块大玻璃，看看呢，好像已经通明无阻，可是你要漫不经心地走过去，那你就会碰痛额角，甚至头破血流！”

“照你这样说法，为了怕碰破头。那么，只能眼望当前的那块玻璃，永远拦阻着你了！是不是呢？”那一个的声音已变得非常颓丧：“不过，英！你要想想呀，人生的方式，那是决不能永远依照着你的看电影的方式的！”

“是的，我知道，人生除了懦弱、屈服、投降，这些不好听的名词之外，另有一大堆较动听的话头，如勇敢、前进、冲锋之类。这都是唱高调的人们，喜欢随便拉扯出来的调子。”——这一个从轻蔑的声音中带了一个苦笑：“不过我也有个浅薄的愿望：我只想请求那些随便拉调子的英雄们，先把别人所挑的担子，自己试挑一下，然后，再向那个挑担子的人下批评，那是功德无量的。否则我可厌恶这种高调！”

那个暂时默然。

这位过去的女游泳家，流水似的发表着她的议论，因为讲得太兴奋，她的语声，也不自知地开始有些激昂，却把近边几个座位上的视线，有意无意吸引了过来。这里余恢刚要开口，恰好外边也有一片喧闹的人浪，哄然杂作而打断了他们的对白。接连池子里又来了一个“控通”的巨响，水声立刻把缪小姐的目光拉出了栏外。

在谈话间歇的瞬间，余恢下意识地仰手抚弄着他所带来的那个纸包，一双疲倦无神的眼珠，却正透露着严重的心事。

四

当余恢和缪小姐在进行谈话时，另外一个座位上有一人，正在用心地窃听着他们的对白。这个人的位子，距离他们并不很远，地位是在缪小姐的背后而面对着余恢。这个坐在他们背后的人，走进这所看台，是在他们之前，抑或是在他们之后，这却并没有人知道，所可知的，这人对这谈话的一对，显着十分的注意，一种非偶然而近于鬼祟的注意。

此人也穿着白色的夏季西装，叠起了一个德国式的啤酒大肚子；那件衬衫，包在他的肚子上面，像是一张包水果的包皮纸。他有一个近五十岁的秃顶，圆圆的脸，眼睛像是两条缝。他的全身的线条，完全像是漫画上的线条。

此人不时撑起他的狭缝般的眼皮，在向余恢凝视。这里余恢每次被他看着，便来不及地把视线避开，而脸上也格外增加了不安的样子。

缪小姐正把眼光送到那片水波上，她忽旋转脸来重新再向余恢问：

“你说今天有个特别节目呀？”

“奇怪，看这样子，不像有什么特别节目。而且，我的朋友也没有来。”他把眼光停留在身旁的纸包上，想了想，他又说：“如果你肯走下池子，那么，全场的人，将有一个临时的特别节目可看了。怎么样？英！”

缪小姐微笑摇头。她的水波那样的眼珠，重新融化在那片水波上。

这里问答的时候，那个圆脸的家伙，正从一只三炮台的纸烟壳上，撕下一点纸来，取出一支铅笔，写了几个什么字。写好之后，他向一个侍者招招手，等那侍者走到他的身前时，他把纸片交给他而轻轻向他说了几句话。

这家伙的狭缝似的眼睛，随着这侍者的身子移动到余恢的桌子

上——神情愈弄愈可异。

那个侍者把一杯冷饮托在一个盘子里，送到了余恢的座位上。余恢因为并没有唤这冷饮，正感到惊异而想发问，一眼看到这盘子里面，放着一块碎纸片，纸片上有几个铅笔写的字。他猛然抬起头来，向那个圆脸的家伙看了一眼，立刻他的脸上泛出了一种死灰似的颜色。

可是凭栏外望的那位缪小姐，却并没有注意这个短镜头中的变化。

这时池子边上又有年轻的女子，用一个鲤鱼打挺的姿势，轻捷地滑进水内——“控通”——水面开了一朵花。四周的掌声与水响交织成了混合的一片，对方池边有三个学童挤坐在一处，他们的身子虽已被水浸软，可是狎水的兴趣还没有尽。看见有人下水，他们不及拍手，六条腿在这大盆子里——“轻控”“轻控”——像幼孩洗脚似的乱踢着这水波，而让水花飞溅起来。只见那一大摊闪耀于阳光下的蓝色碎玻璃，也让这些池子里的鱼儿越弄越碎。

栏以外的水之音乐与图画，在这女游泳家的脸上引逗起一种兴奋的薄红。她在太阳光中，闪动着她的长睫毛。看样子，像一个被阻弄水的幼孩在眼看别的孩子自由弄水。她几乎要向池子里扣一阵手，以显示她的羡慕。余恢乘机向她说道：

“看你这样高兴，何不也去试一试？”语声把水面上的灵魂唤回，她的脸色又变为沉郁。但对方不等她摇头，马上又恳切地说：“从今以后，我们恐怕很不容易再见面。也许，我将永远没有机会，再看到你像从前一样的游泳，你能不能答应这个末次的请求，让你的朋友，得到一些快慰？”

说话的时候，他的眼角，显然已装满了伤感的情调。最后他又补充：

“我想，这难得的一次未必就会发生问题吧？”

缪小姐向他看看，双方眼珠在经过一个短而难堪的接触之后，于是她说：

“但是我没有游泳衣，你知道我的脾气，从来不喜欢使用租借来的东西。”她这口气，较之最初的严词拒绝，显然已经活动了